

剧场方寸间 舞台大天地——素描浙越（兼记五一“老人越剧周”）

李莉

《戏文》2004年

—

五一前夕，得知浙江越剧团将推出“老人越剧周”时，我跟姐商量：“要么我们叫外公来杭州看戏？有四出戏呢，而且白天也演。”姐笑：“到咱们村里演还差不多，这么远，外公怎么会过来？”我想想也是，八十多的老外公从未出过远门，即使来了杭州，他又怎么能住得惯。转念之余，我说：“那咱们请剧团到咱家乡去演吧。”姐开怀：“好啊，你去请请看。”……

转眼“五一”已至，未曾请得外公来杭州，我自己倒是一出戏不落地看了下来。

一 剧场见闻

连日来，在剧场，与往常看戏迥异的是满剧场的老年人，他们走着告着，有的说，今日是第一次进剧场，多亏有浙越的这个老人越剧周；有的说，女儿给她买了票，今日欢欢喜喜看戏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老人们——脸上写着心愿得偿的喜悦、溢着有戏可看的简单的满足。

我猛然震颤，辛劳一辈的老人啊，是被我们所谓的年轻戏迷忽视了太多太久，是我们的文艺、我们的剧团太久习惯了高昂的文艺服务的口号？却忘了，真正的观众在百姓老人之间，还有真真切切的老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

身为年轻戏迷，习惯了在剧场奔走穿梭、为心中的演员偶像叫喊，习惯了拥上后台找戏曲明星合影签名，我们惯称自己为中国戏曲的拥护者、年轻一代的继承者，然而，我们竟然忽视了对戏曲爱得真切、爱得朴素的老人们。

这是我进剧场第一回碰上这样的场景：没有年轻戏迷的起哄打闹，没有唱到精彩处的叫好声。虽说有些微的不习惯，可是——看着颤巍巍的八十老太老爷爷，被五六十的儿女搀着，手里捏着戏票，找往剧场中的位置；看着工作的儿女西装革履、时髦装束，带着老人来到剧场，引领他们在座位上坐好，听着她们感慨：终于能来剧场看一次戏了……此时此刻，若你也在剧场，你心里洋溢的不仅仅是感动！

前日打电话给外公时，得知外公在去市集的路上扭了脚，来不成。此刻，看着这些老年人，心间不由涌起一股挂牵：“倘若外公能看到这些戏，该多好啊！”出

神间，听见这样的声音：“我是第一次来剧院看戏，前几天啊，我一口气买了五张票，是前面的，第三排的位置……”原来是一老人跟检票人拉着家常。检票人也乐其所乐，说：“那是好位置呢！我们这次是专门为老人安排的越剧老戏，票价都很低，主要是便利老人们看戏。”老人呵呵笑着：“是啊，你们的老人越剧周真好，因为我买五张票，还给我优惠了呢！我明天后天还要来看。”

那是3日的晚上，五一节的天空不晴朗，暴雨倾盆。我披了雨披骑车去剧院，到达时全身几乎湿透。抖着雨披上流不断的水，正疑心今天的上座率能有多少时，便看见老人们陆续来到剧场，丝毫不被风雨所挡。是啊，这么难得的看演出机会，老人怎么也不舍得错过。

二 舞台人物素描

素来我偏爱女子越剧，喜爱越剧女小生，许是对男女合演的越剧看得少的缘故。家乡的婺剧多是男女合演的剧团，然婺剧是当年进京的四大徽班之一，其曲调之高亢和刚劲与京剧不差分毫，所以自小并不觉男女合演有什么别扭。可是，在吴侬软语的越剧中，我直觉不习惯舞台上男小生的演绎。

而，五天的演出看下来，浙越的这批演员令我对男女合演的舞台越剧刮目相看了。我感觉，掺入男演员对小生、老生角色最本色的演绎，整个剧情所展现的生活尤其显得真实起来。

几出剧目不待一一细说，且取几个浙越人物，作一回素描吧：

华渭强

最初看浙越的男女合演舞台剧是去年年底看的《风雪寒梅李三娘》，那时，因为对浙小的董柯娣的刘知远的唱腔记忆犹新，所以对华渭强的唱腔表演并未细加留心。

这次，再度看《李三娘》，不由感慨于华渭强无论范派小生、张派老生，皆是手到擒来、水到渠成的表演。

真正为华的演技折服的是他演绎的《画眉》中的老太公，那个顽固地认为只有孙子能继香烟、承祖业的颜家太公，往前弓成90度的腰，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每次出场都有代表性的唱词：“老汉活到***，阎王请我去***，我说……”一字一顿，一种倔强、一种诙谐透露在言语之间。

画眉捧着书本在窗外偷听父亲讲课，颜太公是厉声厉色责令她回家去，说女孩

儿家么，乖乖呆在家，等大了出嫁就是了，一个陪钱货，读什么书？！而，对孙子，他是提着蟋蟀一路来到课堂外，召唤孙子出来玩。有母亲送来的点心羹、有父亲送来的月饼，子龙仗着颜家单丁孙子的身份，在千般宠、万般溺下，又怎么可能求上进？

便是这样一个孙子渐渐长大，偷了父亲的生意本钱去赌博，颜太公也是一笑了事：“男孩子赌赌玩玩又有何妨。况且，拿自家的钱，不算偷。”而，对画眉的女扮男装进赌场（虽然是画眉女扮男装才查出了十两银子的下落），他表示极度的无法容忍，责问之后又认为她与玉郎的换穿衣服实属不成体统。听了二媳妇的挑拨，颜太公更是怒火中烧，专横地下了命令，要她们明日便成亲。

纵然是不讲理、不通情，老太公惦念着婚后的画眉即将远行、身无盘缠，在她们新婚夜他还是揣了10两银子去往新房，担心孙女远行将面对的风沙坎坷。念叨间，观众依稀看见了老太公心底那份最真的对晚辈的疼爱之情。

看到这里，与其说太公的重男轻女令人又气又恨，毋宁说太公在那个封建时代思想的熏陶下是不自觉形成这样的思想的，应该说，太公盼子传家业的观念无可厚非，令人不能苟同的是他对孙子的太过宠溺，及对孙女的太过刻薄。

令人印象深刻是：须发皆白的颜太公被封家的差役赶出家门，他颤抖着跟差役辩理，见几番辩解差役不理时，终于记起了孙女和孙女婿。皮老虎说，你当初赶她们出门，他们如今不会帮你的。皮老虎的话触到了他的痛处，他无言再辩。眼见二儿、二儿媳皆已被顷刻的变故逼得上吊，连身上一件长衣也被剥去，他瑟缩着流浪到了街头……

恰在子龙投亲发现真相、威胁勒索画眉之后，颜太公也寻到了孙女府上，一句句“画眉！——玉郎！——”苍老的声音，透着对往昔的后悔，透着对孙女的期盼，台下的观众，不由为这个老太公阵阵鼓掌！

廖琪瑛

久闻廖琪瑛这陆派小生之名，直到《风雪寒梅李三娘》，才亲眼看见她的身影。虽然看她的第一个角色竟然是旦角，但她的吕派也早已令我不止一回地震撼。

听过她的磁带专辑，里面那段《凄凉辽宫月》我百听不厌，深切的深宫哀怨、句句责问、声声控诉，那么浓厚的吕派神韵、恰到好处的小花腔，我只憾自己无缘亲听她的唱腔。

舞台上，岳氏听得咬脐责问她为什么瞒他骗他，全不顾念她十六年的养育，竟

然不肯再唤她一声娘时，肝肠寸碎，却又忙着劝老爷又劝咬脐。深明大义的她，让老爷不要责怪咬脐、让老爷去接回三娘：“妾愿侍奉伴妆台——！”

廖琪瑛的表演层层递进、感情把握准确、极有震撼力，让观众也感染了岳氏的那份爱子之情，以及她疼惜同为女子的三娘十六年苦处的寸寸柔情。

尽管旦角演绎的岳氏精彩，我仍然期盼看到她的小生——陆派小生。《画眉》的上演，我终于看到了这个陆派小生，这个令我魂牵梦绕数年的小生。

跟随姑母在颜家长大，周玉郎有着寄人篱下的感慨与畏怯；而，多年受四书五经的教诲，他甚至囿于读书人身份、不敢进赌场去找回子龙。画眉一气要自己去寻子龙，要跟他换男装衣裳……廖琪瑛以细碎的脚步、吞吞吐吐的言语，显示着这个多年生活在人家屋檐下的少年内心的胆怯重重感慨与凄惶。

洞房花烛本该是人生大喜，而被迫草草成亲的玉郎与画眉，在简陋的新房为第二天的远行赴家乡万般愁苦。多年的两情相浓，玉郎款款深情劝说对前途一样迷茫的画眉。轻轻细语，以温婉的陆派徐徐吐出唇间，听来尤其入耳贴心。

大幕再度拉开，已是数年后的玉郎。经历数年与画眉甘苦与共的教书生涯，周玉郎一改少年时的穷酸与迂腐，换了另一种状态、另一种心境。和女扮男装的画眉同去赶考，画眉考中而他落孙山，玉郎以略升了几度的陆派格调唱出数年的艰辛，以及名落金榜、夫不如妻的的尴尬。他在巡按府的后厅坐立不安，面对万卷藏书他心神不宁，便生出主意要出外访师苦读，待扬眉吐气、金榜题名再来见爱妻画眉。而，经画眉责怨他不该似爷爷一般看不起女孩、认为只有男子中功名才天经地义，他彻然醒悟，决定留下攻读，并诚心拜画眉为师。此时的周玉郎，更是一个难得谦逊的好书生，一位理解妻子为女子扬眉吐气、欲酬报国之愿的好丈夫。

我忍不住感慨，无缘看她主演的《珍珠塔》，如今看这么一个书生周玉郎也算一了心愿。想来《珍珠塔》中的方卿，该是又一让人耳目一新的角色。

舒

锦霞

这位梅花奖得主，优秀的王派传人，在看过她的两个角色演绎后，我真正感慨于她唱腔之精致、表演之细腻、刻画人物之声情并茂……太多的太多，实非简单的文字所能表达。

舒锦霞的王派丝丝入扣，娓娓道来，把三娘的等待、委屈，不轻易屈服于恶兄嫂的刁难折磨的坚强与韧性表现得动人心魄。

忘不了，瓜园寻夫、不顾身孕急急赶去告诉夫君兄嫂的计谋、深情爱夫的好三娘；忘不了，在恶嫂不肯给一把剪刀的情况下，风雨夜自咬脐带产子的苦三娘；忘不了，在兄嫂逼她嫁商人时，凛然无畏、顾自洒麦推磨的坚贞三娘。兄嫂步步紧逼，她终于忍无可忍，一字一顿吐出：“你们若要将我逼，一口渔塘两条命！”这话语间的辛酸与恨意，令人震颤！作恶心虚的兄嫂更是被吓得后退，最终只好想出关住她、折磨她的法子：日挑水、夜挨磨。

日挑水、夜挨磨，三娘数星星、盼夫君。坚信夫君如她一般心坚如磐，她心中的希望之灯仍在顽强地闪烁。悠悠十六载，不是一段常人能忍受的岁月，然而，三娘熬过来了，熬到了风雪日，在井台边救起一只受伤的白兔，她触景伤情、手抚白兔如见失散十六年的咬脐郎。眼见白袍银盔少年郎，一股久违的暖意拂过心间，可是，她不敢想，她已被“肉做的磨盘”磨得只会每日挑水、推磨。

似曾相识的小将军赠的玉兔捎来刘郎的消息，终于盼到云开雾散日。面对风雪夜归的知远郎，桩桩不及细诉、件件如何一一道来？三尺磨房、千斤石磨、风雪井台、苦水渔塘，漫漫十六载，冬复春、晨复昏，经历了多少死与生！是十六年前瓜园分别之际，刘郎的一枚玉兔、一番誓言，支撑着三娘挑尽千担水，磨房孤灯盼黎明。日盼夜等，手推磨杆等夫君。“谁知道磨杆未断情已断，我心似麦面碎纷纷！”此刻的三娘，不敢相信刘郎已经抛她再娶，面对刘郎再一次的点头确认“我已奉旨成婚！”她一颗等待了十六年的希望心灯骤然破灭，她感到十六年的等待一朝落空，不由心冷心碎：“你成了身在咫尺、心隔天涯的陌路人！”十六年不曾被苦难吓倒难倒，此刻，她跌倒在地，缓缓的语调，诉说着刺心铭骨的心痛！

为三娘流泪，感动是因舒锦霞以情动人的演绎。而，在五一演出周前推出的《日落日出》现代戏，则令我再一次为舒锦霞的演技喝彩！从传统戏到现代戏，从苦三娘到一个市长的二奶、一个扮作保姆混入检查组副组长家的来自乡下的女孩——一方小荷。

进剧场前，除了知道《日落日出》是反腐倡廉主题的现代剧，我丝毫不曾过问此戏的内容。记得，在座位边我还问了这么一句：“今天舒锦霞有角色吗？”被问的人笑：“当然了！她是主角。”其实，我只是喜欢看完戏再去读剧情简介。我偏爱那种在剧场让剧情在我眼前徐徐展开的感受，享受一份份演员带给我的惊喜，诧异于一个个转折与高潮。

出场的舒锦霞，揣一个包袱，怯生生站在门外，我无法估量她的身份或地位，

只知道她叫方小荷，一个来自大山旮旯的小保姆。这个谜一般的人物，她喃喃自诉，说自己进了一个深渊、一个陷阱；她夜晚听见雷声会怕，她听见主人宋云天回家也怕；她行动诡秘，从病人怡冰枕头下抽出一叠剪报，她为市长说情，还假说是听菜场里的人谈论才知道此事的。方小荷，她——是谁？究竟是何身份？

风雨夜，偷听到调查组的紧急电话，她终于露出了真相。她取出手机要给人报信，然而电话没人接，静谧的夜空回荡着手机长长的“嘟—嘟—”声。她收拾包袱急急要离开宋家，大门竟然不碰自开，她吓倒在地：电闪雷鸣，门外赫然站立披着雨披的副市长林一山……

林一山要求她继续在宋家。方小荷脱口而出“他和你不一样”的话，体现了她是非分明、善良纯真的本性。当林一山甚至要她作出更过分的事时，她大叫：“不——！我不愿！”声调里，满是凄凉、满是无奈。而，直到此刻，方小荷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真正掉进了旋涡……

她不知道怎样拯救自己，鬼使神差下，深夜敲开了宋云天的门。这时的方小荷，迷茫而无奈。可是，她不知道出路在何方，只好任由自己一步步滑向深渊……

如果说，李三娘的角色还是很符合舒锦霞的王派风格的，加之古老的南戏传统给剧目和人物赋予了深厚的底蕴，使得她演绎李三娘得心应手，那么，《日落日出》这样一出现代戏，方小荷这样一个从山村少女蜕变成市长二奶，禀有纯良的本性却被市长一回回利用，不自觉步向悬崖深渊边际的“保姆”，是完全另一种风格，全新的一个人物。看得出为塑造这个人物，舒锦霞用了很深的心思在理解，不单单是动作、脚步、身段上的改变，连多年的王派唱腔，她也改换一新，适心情、场景而变。剧场中有观众说：“舒锦霞还是李三娘的王派唱得好，这方小荷，不像王派了。”我接上话：“那又没关系，演不同的人物，何必用一样的王派，改一改变一变，不是很好么？”

三 后记

5日下午看完《孟丽君》，我匆匆赶坐5点的长途车回学校。一路颠簸，无聊际翻开车上的报纸，瞥见文化版讲的正是浙越的老人越剧周，醒目的标题曰“剧院里人多了，剧院外黄牛少了”。

看内容，言及“曾几何时，普通老百姓、普通劳动者成流言处团体眼中的‘空气’，他们买不起上百的票，只会老老实实在地喜欢。”“献给寂寞的、拮据的、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的节日礼物，同时也是杭州演出团体通过市场化路线，满足基层

普通劳动者文化需求的一次尝试：在没有企业包场……完全靠门售，让每个有需求的人来看戏的前提下，剧团在杭州能不能演出？”

记得《日落日出》演出说明书有这么一行字：“我们走过了五十年编演现代戏的风雨路程，今天忽然将一个“现代越剧”的概念提交到您的面前，期待您的关爱……”

我为这个以男女合演为特色的浙江越剧团感动了。他们为老人献上文化礼物的创意，让人感慨其真正为观众所想，让人佩服其低票价赢上座率的胆量。经过五一的尝试，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出好戏、好演员，高质量的演出，剧团完全可以靠售门票赢得观众、赢得市场！

厦门大学图书馆